



穀

耕

錄

宗

1 曾 5  
3  
5





穀耕錄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僞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太畧於稽古之畫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贛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爲二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皴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賈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王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擾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道。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書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各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



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  
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二於是補刻餘帖各東庫  
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  
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  
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文  
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  
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  
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  
刻于石實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  
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

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  
譏其極爲可嘆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  
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  
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  
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  
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  
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  
照也譔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  
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灃陽石  
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



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達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未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鈿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灑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

得汪端明所託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一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或不肯剪裁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幽園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  
額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待上帷幄而  
額在馬官爲近侍故哈黨額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  
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旣而入中書又  
虞額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太  
夫額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額  
有待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額一字之異耳服勞  
執事得額意額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  
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一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  
隍廟轉發獄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

西北隅太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卞已仰視  
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  
俛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  
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  
若一夢然明白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  
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义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  
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  
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  
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黃豆帖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  
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  
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  
抄又意緒不佳懶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  
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  
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  
衆空心日嚼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  
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  
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  
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  
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違者真絕無而  
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  
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  
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王巧兒京  
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  
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



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爲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舟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

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興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道遙樂永遂道遙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太衆還知某人向甚  
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  
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更聽下句嘆  
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  
附于此云

賀人妾得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  
禁葦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  
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  
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

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甲四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甲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  
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後髦元舉王宗  
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善  
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  
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



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  
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  
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  
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  
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胡烈女

越嵎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

留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  
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  
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  
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  
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  
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竈獄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巨竈登廳前兩  
目矐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  
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



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龜見卽買放豈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龍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汗侵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

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間一曰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卓貞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彎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鉤掃黛嫌



車田金  
十  
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  
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啓背人偷歛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  
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  
風流一曰漆點填睚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踈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  
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  
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  
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中零

###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  
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  
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  
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謔於薛云若不除去舊  
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  
者惟李唐卿可王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  
之一夕嚶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  
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  
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



車田金 十一  
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  
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  
皆可爲後人鑒也

隱趣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  
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  
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  
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  
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天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  
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日書三萬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

輟筆公號正齋怨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瑠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收齋漫錄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具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



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十憐吉反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二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



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  
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  
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  
焉是又不可曉也

錢唐懷古詞

傅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  
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  
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  
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  
初卷朝班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

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  
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  
調也

人命至重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  
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  
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  
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太官危坐聽事  
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  
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



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  
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白晨起令人覘之  
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  
除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  
刺未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  
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  
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為  
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報無地令人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  
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  
丘者各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濶濶友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  
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  
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  
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為  
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  
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為尼伯顏怒以為故違聖



旨拜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銀  
 鍊備極慘酷時國公濶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  
 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  
 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天之幸而反坐以  
 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  
 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  
 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  
 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

合語音浮水名  
 地名列名

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穀雛遂自鳴曰  
 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浩鄉  
 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  
 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  
 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  
 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嘗見人戲呼一譁許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  
 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  
 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



乏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各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輟耕錄卷第十五

輟耕錄卷第十六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翰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太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



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  
息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  
社素心皆所鑿知譜具左方

典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  
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  
盖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  
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  
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  
偏妾翟氏借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  
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亦柴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又在  
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王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六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

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間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



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  
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  
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  
歸田車嘗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  
秉去學在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  
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衛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  
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  
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  
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  
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  
始決見序及辭甚詳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欠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撰田舍穫詩云曰余為此來三  
四星火類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為著作佐郎  
不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遺其故  
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  
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

餽之有九日間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  
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  
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

水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為顏延之連挫  
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雙書有  
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  
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况  
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  
廬又云春醪解飢飢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



輟明錄  
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  
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  
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  
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  
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  
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  
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  
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  
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  
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  
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管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  
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  
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且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  
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  
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  
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瘡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告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乏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夫人持鑪焚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恩邇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允受形亦異生以次年六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又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此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



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  
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  
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  
旋不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嚴敷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  
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  
執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  
符乃久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

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  
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  
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  
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  
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翹  
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  
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太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冰丑木之歌至是援識文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也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入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寢修參會侯景大觸駭穢豈盡忘球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冰鏡握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



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  
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  
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  
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  
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置以本草用蝨蟲水蛭之  
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

世傳聞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  
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  
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  
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  
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叅黃龍惠南始竟佛言  
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木鳥絕於人境報  
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  
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



五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三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  
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  
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  
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  
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  
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  
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  
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宣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

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  
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  
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  
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  
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  
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  
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  
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  
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  
為策立侯景嘗為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



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  
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觀豈虛設矧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  
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  
盡還來及含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更推之

藥譜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  
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  
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  
器酒漿茗薈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藥

譜一則先奇甚因備錄之

苾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  
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  
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  
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鳥

淡伯 厚朴

木叔 胡椒

雪眉同氣 白扁豆

含丸使者 椒

馘壽仙 預知子

貴老 陳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官 吳茱萸

醖麥 硫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美中 蒔蘿



導河掾木猪

嗽神五味

削堅中尉三

曲方氏防風

白大壽吳木

洞庭奴隸枳

黃英古檀香

綠劍真人菖蒲

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瀉

橐籥尊師仙靈

風稜御史史君

雪如來白芨

風味團頭細

赦肺侯款冬

骨鯁元君草薺

苦督郵黃芩

調睡參軍酸棗

黑司命菴蓉

知微老白薇

太青尊者硝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楠

脫核嬰兒桃仁

涇翁詞黎

抱雪居士香附

隨湯給事中甘

斜枝大士草龍

野文白頭

建陽八座蛇床

玄房仲長統阜

叢生藥王覆盆

仁棗川練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

隱上座郁李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牙硝

畢和尚華澄

金山力士自然

麝男甘松

水喉尉薄荷

草東床大腹

腎曹都護胡蘆

壽祖威靈

玲瓏藿去病藿

千眼油藜人

延年卷雪桑白

水銀脂輕粉

黃香影子梔

六停劑五味

顯明犯阿膠







滴膽芝 黃連  
 破關符 蓬莪  
 川元蠹 川芎  
 英華庫 益智  
 丹田霖雨 巴戟  
 安神隊杖 麥門冬  
 草魚目 薏苡  
 鍊形松子 柏子仁  
 肚裏屏風 艾  
 大通綠 木香  
 新羅白肉 白附子  
 玉絲皮 杜仲  
 九女春 鹿茸  
 通天柱杖 牛膝  
 百文鬚 石斛  
 鄆芝 天麻  
 茅君寶蔭 蒼木  
 蘆頭豹子 柴胡  
 九畹菜 澤蘭  
 旱水晶 硼砂  
 瘦香嬌 丁香  
 血櫃 牡丹  
 百藥綿 黃耆  
 赤天佩 薑黃  
 飛天葢 旋覆花  
 錦繡根 芍藥  
 尉佗圭 桂  
 丑寶 牛黃  
 女二天 當歸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羌活  
 一寸樓臺 蜂窠  
 板萃團 麝香  
 走根梅 乾葛  
 理光烏藥 良薑  
 吉祥杵 桔梗  
 良醫七首 歷亭  
 鬼丹 盧會  
 孝梗 知母  
 西天蔓 前胡  
 死冰 白僵蚕  
 二尸錄 枸杞  
 綠鬚薑 細辛  
 八月珠 茴香  
 樵聖 華撥  
 金母蛻 鬱金  
 產家大器 秦花  
 宜州樣子 白豆蔻  
 萬金茸 紫苑  
 蕨臣 卷栢  
 無情手 硼砂  
 笑靨金 菊花  
 銀條德星 山藥  
 破軍殺 大戟  
 線子檀 茅香  
 滴金卵 延胡索  
 瓦墮斑 貝母  
 秦尖 疾黎  
 五福鬚 白欬



保生叢 藁本

狻奴 狗脊

蒜腦譜 百合

脩身弩 芫花

帝膏 蘇香

玉靈片 石膏

世系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曾綿遠可  
 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  
 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  
 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  
 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  
 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渾

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  
 同隆宸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  
 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  
 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宸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  
 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云不載世家獨於  
 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  
 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第十七  
 古銅器  
 宋審易張世南官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  
 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  
 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  
 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嚴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  
 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

南村輟耕錄卷第十七

古銅器

宋審易張世南官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  
 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  
 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  
 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  
 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  
 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嚴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  
 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







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  
書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  
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  
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  
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  
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  
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  
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  
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  
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

△敬丘銜切平色

山取山險貌  
又去走口陷切  
入中

嘗見夏琯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  
皆然歲以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  
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  
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  
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  
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  
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  
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  
淘之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  
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



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  
凸起如土等辰砂入金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  
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  
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  
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  
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  
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  
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  
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  
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

款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  
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  
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  
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  
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  
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  
官塲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



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以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寺太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圍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宜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



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遠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七十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二有上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拜切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父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捷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切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



乏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  
 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  
 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  
 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  
 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  
 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  
 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太儲慶寺二十年  
 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  
 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太元世祖皇帝  
 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

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  
 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  
 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  
 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赫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  
 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  
 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  
 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  
 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



唐人巴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羶褥錦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主郎中省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鵲鴿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群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義揃不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丫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僂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



治敗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自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倍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私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佔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

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春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女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羝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



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丙有姿媚而微愠

天子爭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爲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陞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靈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爲

何如王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太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爲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旣而緘牘冷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



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  
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  
子之爭臣也矣

媼姪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媼姪二字媼字乃世  
母字二合呼姪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  
中合兩字音為一

黃金縷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  
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

畫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  
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  
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  
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  
遂為錢唐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  
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  
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犧泊河塘柁工遽  
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  
走報家已慟矣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



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  
 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  
 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  
 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  
 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  
 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  
 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  
 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  
 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  
 善詩曲有集行於世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  
 一闋譏警焉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  
 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  
 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  
 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斷追逐積  
 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  
 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禍鼎恣逞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  
 春已凋殘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  
 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  
 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  
 教人喚甚半州忍饑寒債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  
 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  
 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  
 多收 八 虧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搭那裏問  
 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  
 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伴皓齒不

△歇即由切音  
 歇耳鳴也又  
 自秋切音首義  
 同

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  
 錙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  
 歇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  
 恨不得揚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斗為幾文贖  
 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  
 麻把相知結下冠讐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  
 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臬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賤  
 眼早野草間花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有白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酉



甚的散得疾子，為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金  
 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  
 壁相爛額焦頭。三 窓隔每都颯颯的飛椅卓，每  
 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塵垢，山魃木客相呼  
 喚，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  
 耗鬼把倉庫潛偷。二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  
 甲脊筋，鈎兒淺淺鈎，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  
 悠悠尾。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覓任他日炙風吹。

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白為某而作，然亦可以  
 為世勸。

花蓋夫人

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蓋夫人。意花不  
 足擬其色，似花葉之翻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  
 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  
 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



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太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

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二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太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徃徃脂粉腥穢鴉鳥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



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輩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

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矣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



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已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

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太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遵



美闈官中仁人也嘗丁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二猫  
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輟耕錄卷第十七

二十三里四十二里五十四里五十八里六十二里六十六里七十里七十四里七十八里八十二里八十六里九十里九十四里九十八里一百零二里一百零六里一百一十里一百一十四里一百一十八里一百二十二里一百二十六里一百三十里一百三十四里一百三十八里一百四十二里一百四十六里一百五十里一百五十四里一百五十八里一百六十二里一百六十六里一百七十里一百七十四里一百七十八里一百八十二里一百八十六里一百九十里一百九十四里一百九十八里二百零二里二百零六里二百一十里二百一十四里二百一十八里二百二十二里二百二十六里二百三十里二百三十四里二百三十八里二百四十二里二百四十六里二百五十里二百五十四里二百五十八里二百六十二里二百六十六里二百七十里二百七十四里二百七十八里二百八十二里二百八十六里二百九十里二百九十四里二百九十八里三百零二里三百零六里三百一十里三百一十四里三百一十八里三百二十二里三百二十六里三百三十里三百三十四里三百三十八里三百四十二里三百四十六里三百五十里三百五十四里三百五十八里三百六十二里三百六十六里三百七十里三百七十四里三百七十八里三百八十二里三百八十六里三百九十里三百九十四里三百九十八里四百零二里四百零六里四百一十里四百一十四里四百一十八里四百二十二里四百二十六里四百三十里四百三十四里四百三十八里四百四十二里四百四十六里四百五十里四百五十四里四百五十八里四百六十二里四百六十六里四百七十里四百七十四里四百七十八里四百八十二里四百八十六里四百九十里四百九十四里四百九十八里五百零二里五百零六里五百一十里五百一十四里五百一十八里五百二十二里五百二十六里五百三十里五百三十四里五百三十八里五百四十二里五百四十六里五百五十里五百五十四里五百五十八里五百六十二里五百六十六里五百七十里五百七十四里五百七十八里五百八十二里五百八十六里五百九十里五百九十四里五百九十八里六百零二里六百零六里六百一十里六百一十四里六百一十八里六百二十二里六百二十六里六百三十里六百三十四里六百三十八里六百四十二里六百四十六里六百五十里六百五十四里六百五十八里六百六十二里六百六十六里六百七十里六百七十四里六百七十八里六百八十二里六百八十六里六百九十里六百九十四里六百九十八里七百零二里七百零六里七百一十里七百一十四里七百一十八里七百二十二里七百二十六里七百三十里七百三十四里七百三十八里七百四十二里七百四十六里七百五十里七百五十四里七百五十八里七百六十二里七百六十六里七百七十里七百七十四里七百七十八里七百八十二里七百八十六里七百九十里七百九十四里七百九十八里八百零二里八百零六里八百一十里八百一十四里八百一十八里八百二十二里八百二十六里八百三十里八百三十四里八百三十八里八百四十二里八百四十六里八百五十里八百五十四里八百五十八里八百六十二里八百六十六里八百七十里八百七十四里八百七十八里八百八十二里八百八十六里八百九十里八百九十四里八百九十八里九百零二里九百零六里九百一十里九百一十四里九百一十八里九百二十二里九百二十六里九百三十里九百三十四里九百三十八里九百四十二里九百四十六里九百五十里九百五十四里九百五十八里九百六十二里九百六十六里九百七十里九百七十四里九百七十八里九百八十二里九百八十六里九百九十里九百九十四里九百九十八里一千零二里一千零六里一千一十里一千一十四里一千一十八里一千二十二里一千二十六里一千三十里一千三十四里一千三十八里一千四十二里一千四十六里一千五十里一千五十四里一千五十八里一千六十二里一千六十六里一千七十里一千七十四里一千七十八里一千八十二里一千八十六里一千九十里一千九十四里一千九十八里一千零零二里一千零零六里一千零一十里一千零一十四里一千零一十八里一千零二十二里一千零二十六里一千零三十里一千零三十四里一千零三十八里一千零四十二里一千零四十六里一千零五十里一千零五十四里一千零五十八里一千零六十二里一千零六十六里一千零七十里一千零七十四里一千零七十八里一千零八十二里一千零八十六里一千零九十里一千零九十四里一千零九十八里一千零零二里一千零零六里一千零一十里一千零一十四里一千零一十八里一千零二十二里一千零二十六里一千零三十里一千零三十四里一千零三十八里一千零四十二里一千零四十六里一千零五十里一千零五十四里一千零五十八里一千零六十二里一千零六十六里一千零七十里一千零七十四里一千零七十八里一千零八十二里一千零八十六里一千零九十里一千零九十四里一千零九十八里

輟耕錄卷第十八

叙畫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  
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  
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主  
受命應錄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  
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  
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  
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  
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



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皦也象曰皦皦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彊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

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彦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



之畫錯亂而無旨象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之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工而患於了

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



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類道  
 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  
 慕華欽頌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  
 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  
 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尺者馳趨  
 于鬼反之狀士女宜秀色姣鳥果嬌奴坐之態田家有  
 醇昨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畫衣紋有  
 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膠枝槎幹  
 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虬之勢聳

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礮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  
 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窅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  
 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  
 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  
 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  
 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間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  
 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  
 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  
 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



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間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二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午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

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采之蹤前不籍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



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士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

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值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冷絲福不礙筆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占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



乏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十次背十次壞屢更  
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  
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  
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搥如銀  
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  
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  
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  
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  
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  
作毛搯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

依舊生作毛起搯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  
者烟鼻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  
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  
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  
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東  
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  
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  
莫不各有主况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  
處今人看畫出自已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  
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



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  
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  
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各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  
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  
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  
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  
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古人畫藁謂之粉  
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  
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  
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不

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  
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  
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  
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  
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  
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  
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  
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撥搆補成章  
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  
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



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入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

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各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記宋宮殿

廉訪使楊文憲公

煥

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



記云巳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  
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木槩云皇城南外門  
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  
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  
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  
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  
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太慶門而曰  
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  
殿曰太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太慶之

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  
王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  
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  
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  
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  
宮中則曰撤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  
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  
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  
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  
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右左曰



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  
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  
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  
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巖祇  
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  
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  
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  
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

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  
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  
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  
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  
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  
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  
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  
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  
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



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沐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入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

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右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畫燭雙雙引珠簾右九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十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一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二駕前雙



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陡  
 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右  
 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  
 情右十為道圍城久妝奩鬪犒軍入春潭斷絕饑苦  
 不堪聞右十監國推梁郎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  
 人有看宮時右十別殿弓力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  
 正怒含淚強添妝右十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  
 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右十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  
 行不知當日死頭白若為生右十陳隨應南度行宮  
 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

里入和寧門左進秦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  
 循廊左序巨墻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  
 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  
 東門司太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眾  
 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  
 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  
 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析檻殿  
 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  
 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  
 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



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采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密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扇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彙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巳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巳堂

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冰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丹艷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夫之所吳知古堂焚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下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



清漣恠石來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  
 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  
 之東為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  
 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官人直舍體  
 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  
 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  
 矣

廉察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  
 邑官吏臧否分為三等載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

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  
 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  
 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慎勿寵其職役分司遵奉  
 一道肅清

宣髮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  
 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陰平髮也  
 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赤髮則亦可作蒜  
 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宣  
 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檄書露布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  
 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一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  
 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  
 雅木無枝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  
 楚書隗囂檄二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  
 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於  
 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  
 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  
 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

讀今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曹  
 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  
 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  
 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鞞鞢

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鞞鞢婦女非纏足者  
 通曳之矣鞞子雜錄引寶錄云鞞鞢鳥三代皆以皮  
 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鞢  
 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外御  
 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



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太曆中進  
 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鞢  
 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  
 鞞鞞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  
 俗呼與鞞同音者誤

書手

世稱鄉耆為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術江淮人應明  
 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  
 蓋唐時已有此名

輟耕錄卷第十八



